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甘立猷

謄錄監生臣陳夢龍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二十 起著雍攝提格正月盡旃蒙作噩十二月凡八年

順帝

至元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 詔内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就養 宣政院使布朗吉達以年七十致仕授大司徒給全俸終身

是月詔修曲阜孔子廟　二月丁卯罷河南等五省行樞密院　庚午帝畋于柳林　乙酉奉聖州地震　三月辛酉命中書平章政事阿吉哩監修至正條格　夏四月辛未京師天雨紅沙晝晦　癸酉以御史中丞托克托為御史大夫托克托瑪扎爾岱之長子也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吴直方曰使托克托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文宗見而悅之曰此子後必可

大用自同知宣政院事累遷為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蘇衛至是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　己卯帝如上都　河南執棒胡至京師誅之　癸巳帝薄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五月命福嘉里為考功郎中喬林為考功員外郎魏宗道為考功主事考校天下郡縣官屬功過　六月辛巳汞州民周子旺反僭稱周王偽改年號尋擒獲伏誅　己丑邠武路大雨水入城

郭平地二丈漂民居殆盡　是月信州路靈山裂　漳州路南勝縣民李志甫聚衆圍漳州城守將綽斯嘉與戰失利賊轉掠龍溪縣民蕭景茂結鄉兵拒之戰敗被執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隔洲鬼豈從汝為逆耶隔洲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以刀抉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絶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襃表之仍給錢以葬時賊勢益盛詔江浙平章伯巴哈發閩浙江西廣

東四省兵討之不克　龍巖尉黄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佐才龍巖縣尹　秋七月詔以伯顔有功立生祠于涿州汴梁　己酉奉聖州地大震損壞人民廬舍　丙辰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　八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己巳申取高麗女子及閹人之禁　辛未宣德府地大震　丙子京師地震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　丁丑白虹貫天　癸未改宣德府為順寧府奉聖州為保安州以其地數震故也　是月帝至自

上都　閏月庚戌日赤如赭己亥壬寅復如之　九月癸酉奔星如杯大色白起自右旗之下西南行没于近濁　庚寅日赤如赭　冬十一月丁卯立紹熙府軍民宣撫都總使司紹熙府本領六州二十縣一百二十五鎮國初以其地荒而廢之至是居民二十餘萬故立府治之命御史大夫托克托兼都總使治書侍御史吉當普為副都總使初帝發上都至雞鳴山之渾河將畋于保安州馬蹶托克托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

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祿大夫尋復命兼是職　壬午四川散毛洞蠻反遣賑被虜人民　十二月戊戌立邪牙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府并總管府先是世祖既定緬地以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為帥令三年一入貢至是來貢故立官府　是月太白屢經天　是歲前樞密院副使馬祖常卒追封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

彛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孫任使而庶民有挽强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

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爵　二月庚寅信州雨土　庚子免廣海添辦鹽課萬五千引止辦元額癸巳立巴延南口過街塔二碑　乙未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　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　是月帝如上都　鎮江丹

陽縣雨紅霧草木葉及行人衣裳皆濡成紅色　五月丙戌加封瀏陽州道吾山龍神崇惠昭應靈顯廣濟侯

六月庚戌汀州路長汀縣大水平地深可三丈餘沒民廬八百家壞田二百頃户賑鈔半錠死者一錠　秋七月戊寅詔諸王位下官毋入常選　甲申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二丈壞民廬　九月丁巳瀋陽饑民食木皮賑糶米一千石　自七月至于是月太白屢經天

冬十月壬辰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青巾婦女服紫衣

不許戴笠乘馬　甲午命巴延為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戊辰河南行省掾杞縣范孟端考異元史順帝紀云范孟今從庚申外史增端字謀不軌詐為詔使入行省殺平章政事裕嚕特穆爾廉訪使旺扎勒巴哈等名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暘俾北守黄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捕孟端誅之凡汙賊者皆得罪惟暘獨免暘同里有吳炳者甞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名司卯酉歴炳

懼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暘以上尊

癸酉瑞州路新昌州雨木冰至明年二月始解 十二月巴延構陷郯王薩徹嘉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特穆爾巴哈威順王寬徹布哈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不平

六年春二月己亥黜中書大丞相巴延為河南行省左

丞相詔曰朕踐位以來命巴延為太師秦王大丞相而巴延不能安分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輕視太皇太后及朕弟雅克特固斯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加以極刑允合輿論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憫恤今命巴延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領諸衛親軍并怯薛丹人等詔書到時即許散還本衛初巴延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素養其姪托克托為已子欲令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嘉努翰林學士

承旨道拉實同侍禁近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雅克卓巴哈為羽翼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之儀仗反落落如晨星天下之人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於其父瑪扎爾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托克托復質於其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果欲忠於國餘復何顧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世傑巴勒阿嚕為帝

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二人乃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不疑及巴延擅貶二王帝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巴勒等謀欲候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為置兵巴延見之

大驚名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
疑托克托亦增兵自衛至是巴延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畋
托克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固斯與
巴延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
命所親信布列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名省院大
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裕哈徹勒率
三十騎抵營中奉太子入城又名楊瑀范滙入草詔數
巴延罪狀出之於外命平章政事濟爾哈代齎赴柳林

黎明巴延遣騎士至城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宣言有旨
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奏乞陛
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曹見子
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巴延俛
首有慙色　以太保瑪扎爾岱為太師中書右丞相太
尉達實哈雅為太傅知樞密院事達瑪齊為太保御史
大夫托克托為知樞密院事汪嘉努為中書平章政事嶺
北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

爾托克托之弟也　壬寅詔除托克托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環刀輒入内府　乙巳罷各處船户提舉廣東採珠提舉二司　丁未罷通州河西務等處抽分　己酉彗星如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跡約長五寸餘彗指西南漸向西北行　三月甲寅漳州義士陳君用襲殺反賊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　丙辰赦漳潮二州民為李志甫劉虎仔脅從之罪褒贈軍將死事者　辛未詔徙巴延于南恩州陽春縣安置行至

龍興路驛舍病死　庚辰彗滅自二月己酉至是日凡三十二日　夏四月丙午詔封瑪扎爾岱為忠王賜號達喇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甲子慶元奉化州山崩水湧出平地溺死人甚衆　丙子帝如上都　六月丙申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鴻吉哩氏于東安州安置放雅克特穆爾于高麗詔曰自武宗升遐太后惑于憸慝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

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
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来上皇考推誠
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當彌遐之際乃與其臣裕嚕
巴哈伊哩雅明里棟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
賔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巴布
斯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内懷愧歉則
殺伊哩雅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孀布達實哩
怙其勢燄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額琳沁巴勒

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旣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徹去圖克特穆爾在廟之主布達實哩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固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裕嚕巴哈伊哩雅已死其以明里棟阿等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固斯年方在

幼稚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實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全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稚克特圖斯遇害于中道　己亥秦州成紀縣山崩地坼　庚戌處州松陽龍泉二縣積雨水漲入城中深丈餘溺死五百餘人遂昌縣尤甚平地二丈餘桃源鄉山崩壓死者三百六十餘人　秋七月甲寅詔封微子為仁靖公箕子為仁獻公比干加封為仁顯忠烈公　戊午以星

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己詔于天下　戊寅
命翰林學士承旨達罕奎章閣學士庫庫等刪修大元
通制　是月禁色目人勿妻其叔母　八月帝至自上
都　九月辛亥明里棟阿伏誅　癸丑加封漢張飛武
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　丙寅詔今後有罪者毋籍
其妻女以配人　冬十月甲申尊皇考為順天立道睿
文智武大聖孝皇帝親祼太室　壬辰立曹南王達剌
罕淮南王巴延河南王阿珠祠堂　壬寅瑪扎爾岱辭

右丞相職仍為太師以托克托為中書右丞相宗正扎嚕呼齊特穆爾巴哈為左丞相瑪扎爾岱使人於通州開酒館糟房日賣至萬石又廣販長蘆淮南鹽托克托不以為然屬參政福嘉里曰吾父喜君君所言無不聽盍諫吾父使解職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凡而攘其位衆口甚可畏也福嘉里如其言乘間諷之瑪扎爾岱遂辭職家居而托克托代其位此事據庚申外史修入是月河南府宜陽等縣大水漂没民廬溺死者衆人給殯葬鈔一錠仍賑

義倉糧一月　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衍聖公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

舉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初中書叅知政事鄧允精

於數學逆推事成敗利不利及人禍福壽夭貴賤多奇

中天歷三年策士之日鄧允與虞集會于直廬語集曰

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

矣已而果然　戊子罷天歷以後增置官屬初文宗設

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至是大臣議悉革罷

翰林學士承旨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然之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就命庫庫董治餘悉罷之庫庫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皆俞允

是歲立奇氏旺扎勒呼圖為第二皇后后高麗人徽政院使圖曼德爾進為宮女主供茗飲以事帝性穎黠日見寵幸後達納實哩皇后方驕妬數箠辱之達納實哩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巴延爭不可巴延死道拉實遂請

立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宫置資正院使以掌其財賦后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為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輙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奇氏國語曰肅良合氏見至正二十五年册文家微用后貴三世皆

追封王爵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詔改至元七年為至正元年與天下更始　癸亥詔天壽節禁屠宰六日　是月命右丞相托克托領經筵事　免天下稅糧五分　命永明

寺寫金字經一藏　二月印造至元鈔九十九萬錠中統鈔一萬錠　三月己未汴梁地震　夏四月丁丑道州土賊蔣丙等反破江華縣掠明逺縣　戊寅彰徳有赤風自西北起忽變為黒晝晦如夜　庚寅帝幸護聖寺　命中書右丞特穆爾達實為平章政事阿嚕為右丞許有壬為左丞特穆爾達實國王托克托之子也巴延罷相庶務多所更張特穆爾達實盡心輔賛每入番直帝為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

己亥立吏部司績官　庚子復封太師瑪扎爾岱為忠王　罷鄜州河西務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戊申以崇文監屬翰林國史院　閏月丁丑改封徽州土神汪華為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　甲午賞賜扈從明宗諸王官屬八百七人金銀鈔幣各有差　壬寅詔刻宣文至正二寶　六月戊午禁高麗及諸處民以親子為宦者因避賦役　是月揚州路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湧溢溺死一千六百餘人賑鈔萬一千八百餘錠　時帝在

上都不御内殿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實喇斡爾多斯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内居深宫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帝又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復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帶重

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時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徧賜僕御閽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秋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壬寅許有壬進講明仁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文幣　冬十月戊

午月食既　十一月猺賊寇邊詔湖廣行省平章鞏布巴勒總兵討平之　十二月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縑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道州路民何仁甫等兵起土賊蔣丙等與之合攻破江華等州縣溪洞猺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　山東燕南強盜縱横至三百餘處選官捕之　是月復立司禋監加封真定路滹沱河神為昭佑靈源侯

初奎章閣侍書學士知經筵事多爾濟巴勒年甫弱冠

又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世以為盛事是歲罷奎章閣學士院改除翰林學士於是經筵亦歸翰林仍命多爾濟巴勒知經筵事特庫庫以翰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於上前數陳經義多爾濟巴勒則為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　太常博士逯魯曾復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達實哈雅阿吉哩右丞鞏布巴勒刑部尚書烏圖曼御史吉當普院使哈喇旺扎勒裕嚕巴哈郎中呂思誠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宗選法餘皆巴延之黨

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事上言前巴延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郯王為巴延構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横罹巴延所誣者　時國子監蒙古回回漢人生員凡千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苴時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監諸生日啖籠炊粉羹一人之食為鈔五兩而十百為羣恬嬉翫愒以熳侮嘲詬相尚或入茶酒肆

則施屏風以隔市人飲罷不償直掉臂而出莫敢誰何有囊嘉孫者精分試中累官至秘書丞在朝鬱鬱其後庫庫特穆爾奏為分省右丞一日奉庫庫命入京師議事揚揚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知有皇帝市人有識之者歎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籠炊也國子生所就往往類如此此事據庚申外史修入

二年春正月丙戌托克托用人言於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深五十尺廣一

百五十尺役夫十萬人時廷臣多言不可而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足以為害淤淺易塞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決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托克托終不聽　是月大同饑人相食運京師糧賑之　二月壬寅頒農桑輯要　乙卯李斯迪偽造御寶聖旨稱樞密院都事伏誅

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拜珠陳祖仁等及第出身有差祖仁汴人性嗜學早歲從師南方至是遂魁多士授翰林修撰　夏四月辛丑冀寧路平晉縣地震聲鳴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　是月帝如上都　金口河工畢啟牐放水湍急沙壅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中書參議博囉特穆爾都水傅佐並伏誅　五月甲申太白經天　丁亥東平雨雹如

馬首　六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　壬子濟南山崩水湧　是月汾水大溢　秋七月庚午惠州路羅浮山崩　己亥慶遠路莫八聚衆反攻陷南丹左右兩江等處命丞相托克托討平之　立司獄司于上都比大都兵馬司　是月佛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黒後二蹄皆白　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巳詔遣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鞏布巴勒領河南江浙湖廣諸軍討道州賊平之復

平溪洞堡寨二百餘處　辛未帝至自上都　丁丑京城强賊四起　是月歸德府睢陽縣因黄河為患民饑賑糶米萬三千五百石　冬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戌詔遣官致祭孔子于曲阜　罷織染提舉司　甲子權免兩浙額鹽十萬引福建餘鹽三萬引　十一月辛卯歲星熒惑太白聚于尾　十二月己酉京師地震

辛亥阿嚕圖曼等以謀害宰臣圖為叛逆伏誅　是歲以御史大夫伯徹爾巴哈為江浙行省左丞相伯徹

爾巴哈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
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我不德
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録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户
户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一斗幼稚給其
半又請日減酒課為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
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税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
作省治民居附其旁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
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

輙出禱于神祠所禱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婦女莫不感其恩　以户部郎中葢苗為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悦而起其晚邀至其私第以謝人两賢之尋出為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産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輙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為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其害遂息　監察御史襍縣成遵扈從至

上都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進言循叙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恤及劾和嚕呼齊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

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一歲之中言事并舉
劾凡七十餘章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改刑部員外
郎尋出為陜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　浙西上天
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洲縱恣犯法行宣政院
使納琳皆坐以重罪請於行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
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
三年春正月丙子中書左丞許有壬罷先是有壬父熙
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沒而諸生思之為立東

罔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穆巴喇斯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衊有壬及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　二月丁未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沃濟野人及碩達勒達皆叛　是月汴梁新鄭密二縣地震秦州成紀縣鞏昌府寧遠伏羌縣山崩水涌溺死人無算　三月壬申造鹿頂殿　監察御史成遵等言可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與終場舉人同　戊寅詔作新風憲

在内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　是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末國史院編修官袁桷請購求遼金宋遺事從之然義例未定有欲如晉書例以宋為本紀而遼金為載紀者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當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又有待制王理者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

史建隆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但以元承金金承遼疑之各持論不決至是詔鼐爾為三史而各統其所統命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為都總裁官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右丞賀惟一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惟一勝之子也托克托問修史以何為本傒斯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

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録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原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𦒿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𦒿

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
贊表奏皆玄屬筆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是月
帝如上都　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　六月壬子
命經筵官月進講者三　是月中書戶部以國用不足
請樽節浮費　回回剌里五百餘人渡河寇掠解吉隰
等州　秋七月戊辰修大都城　是月興國路旱河南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　八月山東有賊焚掠兗州
帝至自上都　八月甲子朔湖廣行省平章鞏布察

擒道州賀州猺賊首唐大二蔣仁五至京師誅之其黨蔣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　冬十月戊戌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遣阿嚕問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李好文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為人後者為之子也陛下當拜帝乃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　己酉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太祖

配　己未以南郊禮成詔大赦天下蠲民間田租五分賜高年帛　十二月丙申詔寫金字藏經　丁未以翰林學士承旨伯徹爾巴哈為中書左丞相特穆爾巴哈罷　是月膠州及屬縣高密地震　是歲詔立常平倉罷民間食鹽　徵遺逸托音巴延張瑾杜本本辭不至本清江人在武宗時嘗被名至京師即歸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右丞相托克托薦之名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

稱疾固辭而致書於托克托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時有金華張樞亦屢徵不起既又徵隱士旺扎勒圖扎禮哈朗董立李孝光詔以旺扎勒圖扎禮哈朗為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衛輝冀寧忻州大饑人相食　監察御史李稷劾

奏宦官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為國基禍乞加竄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龍卜于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上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稷滕州人

監察御史烏古孫良楨以帝方攬萬幾不可不求

賢自輔乃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暬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宿儒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云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

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内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入皆不報

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陞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　是月河又決汴梁　三月壬寅特授巴圖瑪多爾濟征東

行省左丞相嗣高麗國王王本名昛高麗國王王禎之長子也禎在國淫暴無道帝以檻車徵至流之于揭陽無一人從行者禎手持衣袱以去至岳陽而死帝乃命昛嗣其位此事據高麗史修入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甲辰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罷以知樞密院事阿嚕圖為右丞相托克托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嚕圖對遂擢用之封托克托為鄭王食邑安豐賜金印及海青文豹等物俱辭不受阿嚕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

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嚕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用强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强壯者為其為治知大體如此　是月大霖雨二十餘日黄河暴溢平地水深二丈北決白茅隄　六月已賜托克托松江田為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是月黄河又北決金隄曹濮濟兖皆被災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

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　秋七月戊子朔温州颶風大作海水溢地震　益都瀕海鹽徒郭火你赤作亂　是月濼河水溢　八月丁卯山東霖雨民饑相食賑之　丙戌賜托克托金十錠銀五十錠鈔萬錠幣帛二百匹辭不受　是月莒州蒙陰縣地震　郭火你赤上太行由陵川入壺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復還益都　帝至自上都　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丙午命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提調都水監　冬十月乙

酉議修黄河淮河堤堰　十一月丁亥朔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有歷姦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從之時又有議贓吏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子議遂寢　十二月戊寅猺賊寇靖州　是月漢

陽東平皆地震　是歲遼史成仍督早成金宋二史總裁官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先是傒斯數求去不許命丞相托克托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托克托因問方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位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𢈪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傒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

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傒斯持之益力托克托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至是卒給驛護喪歸江南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傒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禄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甞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不曲為之掩覆云　是歳朱元璋年十七父母及諸兄相繼淪喪身無所依念兒時多

病父嘗許從釋氏乃投皇覺寺纔五十日主僧以食不給散遣其徒元璋遂西遊合肥六安　猺賊寇潯州同知府事布通率民兵擊走之

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　三月辛卯帝親試進士七十有八人賜布延巴哈張士堅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春東平路及徐州大饑人相食　以陳思謙參議中書省事先是思謙建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宜大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鎮撫中夏不聽　夏四

月募富户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義士之號　帝如
上都　五月己丑詔以軍士所掠雲南子女千一百人
放還鄉里仍給其行糧不願歸者聽　辛卯翰林學士
承旨庫庫卒年五十一謚文忠庫庫在帝左右論思獻
納多所匡救時科舉既輟從容為帝言古者取人材以
濟世用必有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尋復舊制一日
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
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庫庫發其端又

請行鄉飲酒於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為之下詔庫庫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饑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名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

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

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

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

得家國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家

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

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

官色赧既而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

學士承旨名還時中書平章政事闕員近臣欲有所薦

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庫庫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家貧幾無以為斂帝聞為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為之代償庫庫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嘗自言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此二句見輟耕錄　六月廬州張順興出米五百餘石賑饑旌其門　秋七月丁亥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丙午命額森特穆爾特穆爾達實

並為御史大夫詔作新風紀　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辛丑以中書參知政事綽斯嘉為右丞　冬十月壬子以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為御史大夫初惟一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膳權勢多横索惟一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喇巴哈一無所需惟一因言於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　辛酉命諸臣奉使宣撫廵行天下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集賢侍講學士真定蘇天爵廵京畿道究民所疾苦

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　辛未遼金宋三史成右丞相阿嚕圖進之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因謂羣臣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取以為法惡者取以為戒非獨為君者當然人臣亦宜知之是日大宴羣臣于宣文閣托克托奏曰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所紀録陛下即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入金縢帝曰待朕他日歸

天令吾兒修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縢自今以後不許有所入托克托遂不復言時給事殿中之職皆紈袴子弟為之備員而已全無所書故終帝之世三十六年史事並廢托克托所奏據庚申外史修入　己卯監察御史布達實哩請罷造作不急之務　十一月甲午至正條格成　奉元路民陳望叔偽稱雅克特固斯太子伏誅　十二月丁巳詔定薦舉守令法　是歲以河決遣禮部尚書台哈巴哈奉珪玉白馬致祭於河神台哈巴哈還言淮安以東河

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輥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

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廢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二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二十一起柔兆掩茂正月盡上章攝提格十二月凡五年

順帝

至正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未興國雨雹大者如馬首　是月山東地震七日乃止　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徧及齊趙終於

吳其光不及兩廣後天下之亂皆如所言　三月辛未盜扼李開務之閘河刼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皇開㑹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人刼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戊申京畿盜起范陽縣請增設縣尉　山東盜起詔中書參知政事衆諳巴勒至東平鎮遏　是月髙苑縣地震壞民居　夏四月壬子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沃濟野人及碩達勒達皆叛萬

戶敏珠爾等討之遇害詔恤其家　癸丑頒至正條格於
天下　丁卯帝如上都中書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留
守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劵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
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
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帖以為利特穆爾達實請别發
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斗
姦弊遂絶　以中書左丞吕思誠知經筵事命左右二
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　五月壬午廣西象州

盜起　江西田賦提舉司擾民罷之　丁亥盜竊太廟神主　遣和爾呼達討沃濟野人　辛卯絳州雨雹大者二尺餘　丁酉以黄河決立河南山東都水監　六月己酉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陳積萬叛陷長汀縣福建元帥府經歷真寶萬户薦華善等討之　丁巳詔以雲南賊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命伊圖輝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討之　是月羅浮山崩水湧溺死百餘人　秋七月丙辰以參知政事多爾濟巴勒為中書右丞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多爾濟巴勒更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邪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令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擢為右丞　甲辰京畿奉使宣撫喁喁奏言御史薩巴爾等罪杖黜之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掩蔽惟喁喁與湖廣道巴實糾舉無避　是月鄜州雨白毛如馬鬃　八月丙午命江浙行省右丞呼圖巴哈江西行省右丞圖嚕統軍合討羅天麟　是

月帝至自上都　益都臨淄縣雨雹大如杯盂野無青草赤地如赭　九月乙酉克復長汀　戊子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冬十月思靖猺寇武岡詔湖廣省臣及湖廣宣慰元帥旺扎勒特穆爾討之俘斬數百級猺賊敗走　日色如血　閏月乙亥詔赦天下免差稅三分水旱之地全免　靖州猺賊吳天保陷黔陽　癸未汀州賊徒羅德用殺羅天麟陳積萬以首級送官餘黨悉平　十二月丁丑省臣改擬明宗母壽章皇后徽

號曰莊獻嗣聖皇后　辛卯有司以賞賚汎濫奏請恩
賜必先經省臺院定擬　壬寅山東河南盜起遣左右
阿㦤衛指揮布爾擴等討之　是歲尚書李泂以河䧟
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　以侍
御史蓋苗為中書參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
奏毁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執曰馳道
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為隘乎力辯乃罷又欲令宿衛
士悉出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

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相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為口實於是宰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薦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廼每事相抗何邪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非材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

不去何俟將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相怒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田里矣宰相復奏旨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即上言西土諸王為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乃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歳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兼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臺中丞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歸踰年而卒追封魏國公謚文獻苗學術淳正

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挫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資州處士黄澤卒澤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為志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言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久之又為洪州東湖書院山長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

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渙然氷釋各就條理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吴澄見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楚望澤字也家甚貧年老不復能教授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以療饑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為大戚云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

人

壬子以中書左丞相伯爾徹巴哈為右丞相先是伯爾徹巴哈與右丞相阿嚕圖謀擠害托克托阿嚕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伯爾徹巴哈屢以為言終不從伯爾徹巴哈遂諷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即避出城其姻黨皆為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上自陳上必辨焉阿嚕圖曰我博爾濟世裔豈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

等御史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阿嚕圖遂罷去而伯爾徹巴哈為右丞相尋亦辭職而罷　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郭棣州有聲如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　丙戌以宦者巴克特穆爾為司徒　是月猺賊吳天保寇沅州　三月甲辰中書省臣言世祖之朝省臺院奏事給事中專掌之以授國史纂修近年廢弛恐萬世之後一代成功無從稽考乞復舊制從之　乙巳遣使銓選雲南

官員　庚戌試國子監會食弟子員選補路府及各衛學正　戊午詔編六條政類　庚申監察御史王士點劾集賢大學士吳直方　獵進官階奪其宣命　夏四月辛巳以通政院使多朗濟爾為遼陽行省參知政事討吾者野人　庚寅復以伯爾徹巴哈為中書右丞相以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為左丞相特穆爾達實天性忠亮學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帝嘗問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

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臨清廣平灤河等處盜起遣兵捕之　通州盜起監察御史言通州密邇京城而盜賊蜂起宜增兵討之以杜其源不聽　是月河東大旱民多饑死遣使賑之　帝如上都　五月庚戌猺賊吳天保陷武岡路詔遣湖廣行省右丞善巴勒統軍討之善巴勒堅不欲往無敢讓之者左右司郎中佘闕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

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善巴勒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余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余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善巴勒乃行　乙丑右丞相伯爾徹巴哈以調燮失宜災異迭見罷詔以太保就第　是月臨淄地震七日乃止河東地坼泉湧崩城陷屋傷人民　六月詔免太師瑪扎爾岱官安置西寧州時伯爾徹巴哈以宿憾譖瑪扎爾岱故有是詔其子托克托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

移於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曰托克托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於險遂召還甘肅　復以御史大夫太平為中書平章政事　彰德路大饑民相食　秋七月猺賊吴天保復寇沅州陷溆浦辰溪縣所在焚掠無遺　八月壬午杭州上海浦中午潮退而復至　九月癸卯巴琳納哈喇諾海圖嚕哈巴賊起斷嶺北驛道戊申帝至自上都　甲寅詔舉才能學業之人以備侍衛　丁巳中書左丞相特穆爾達實卒特穆爾達實之

為相也修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陛
辭親受帝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
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曾
人與齊民均受役於官其法中變至是奏復其舊孔子
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為三品歲一再詣國學
進諸生而獎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
設特穆爾達實奏復其規起達罕張元樸等四人為議
事平章曾未半年補偏捄弊之政以次興舉中外感悅

從幸上都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感暴疾而卒年四十六贈太師追封冀寧王謚文忠　辛酉以御史大夫多爾濟為中書左丞相　甲子集慶路盜起鎮南王博囉巴哈討平之　丁卯猺賊吴天保復陷武岡延及寶慶殺湖廣行省右丞善巴勒於軍中　冬十月庚辰詔建穆呼哩巴延祠堂於東平　丙戌額琳濟達勒反遣兵討之　辛卯閱東華射圃　戊戌西蕃盜起凡二百餘所陷哈喇和卓𭹊供御蒲萄酒殺使臣　是月猺賊吴天保

復寇沅州州兵擊走之　十一月辛丑監察御史庫楚以宦者隴普憑藉寵幸驟陞榮祿大夫追封三代田宅踰制上疏劾之　甲辰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刼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

租稅之地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撥山東地土十六萬二千餘頃屬大承天護聖寺　乙巳中書戶部言各處水旱田禾不收湖廣雲南盜賊蜂起兵費不給而各位集賽冗食甚多乞賜分揀帝牽於衆請令三年後減之

庚戌猺賊吳天保復陷武岡命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安爾領兵討之　以河決命工部尚書黙克瑪哈謀行視金堤　甲寅猺賊吳天保陷靖州命威順王寛徹巴哈鎮南王博囉巴哈及湖廣江西二省以兵討之　戊

午命河南山東都府發兵討湖廣洞蠻　丁卯海北湖南猺賊竊發兩月餘有司不以聞詔罪之并降散官一等　是月瑪扎爾岱卒瑪扎爾岱所至不以察察為明赫赫為威僚屬各効其勤至於事功既成未嘗以為已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深忌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至是卒於甘肅帝念托克托勲勞召還京師　十二月庚午以中書左丞相多爾濟為右丞相平章政事太平為左丞相先是多爾濟請於

帝曰臣藉先臣之廕早襲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令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至是遂拜太平左丞相多爾濟陞右丞相多爾濟為人寛宏有度留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陳鴻禧觀將饋二相多爾濟家臣寓觀中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事請却之多爾濟曰彼縱不送我亦又何怪即命受之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内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

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以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辯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者丞相索皮服予之仍核在官所藏皮服之數將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饑寒者賑之丞相悟而止多爾濟為相務存大體而太平則兼理庶務一時政

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衆多爾濟處之凝然不與較然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為賢相云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參知政事魏中立言於帝曰必欲得賢守無如參議韓鏞者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能禍福人盜將行刼必往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於江凡境內淫祠皆毁之人初大駭已而皆歎服鏞知其可教乃選民俊秀

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謁先聖每月課試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鏞居官自奉澹泊僚屬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所奉一不厭其欲還即騰謗於朝其使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終無後言尋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詣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焉　丙戌中書省臣建議以河南盜賊出入無常宜分撥達達軍與揚州舊軍於河南水陸關隘戍守東至徐邳北至夾馬營遇賊掩捕從之　胡

廣行省右丞善巴勒爲猺賊所害其子斯廸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斯廸有兄弟不許歸暘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乃許之　是月陜西行御史臺臣劾奏伯爾徹巴哈乃逆臣之親子不可居太保之職不從　是冬衛輝路天鼓鳴是歲隆福宫三皇后鴻吉哩氏穆納實哩薨　鄱陽朱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奸抑豪强省冗費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

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之不可有為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為金華路學正公遷以誠意正心為學真知實踐為功於經傳子史百家之書無不貫通而又善於訓廸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之學者常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溍最少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命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事　辛

亥黄河决遷濟寧路於濟州　詔各官府諳練事務之人毋得遷調　詔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學士承旨張起巖學士楊宗瑞侍講學士黄溍為總裁官左丞相太平左丞呂思誠領其事溍初為江浙儒學提舉年始六十七即上納禄侍親之請徑歸未幾召為翰林直學士遷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同知經筵事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復為前官久之始得請家居七年而卒年八十一贈江西行省

參政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産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清風高節如氷壺三尺纖塵弗汙也浦陽柳貫嘗受性理之學於金履祥見諸躬行至老不倦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累遷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虞集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貫年七十三卒同縣吳萊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為絶世之才溍晚年謂人曰萊

之文嶄絶雄深類秦漢間作非吾所及也萊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穎先生　是月詔給銅虎符以宮尉旺扎勒巴哈貴赤衛副指揮使壽山監湖廣軍命湖廣行省右丞圖爾齊湖南宣尉都元帥旺扎勒特巴哈討莫磐洞諸蠻斬首數百級其餘二十餘洞縛其洞酋楊鹿五赴京師　二月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習讀輝和爾文字　甲申以宣政院使星吉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内

外方以覬望為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勑厲兩
遣之湖東僉事三保努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摶貪猾無
所貸御史有以事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
星吉怒曰若人之廉誰不知之乃敢為是言耶即奏杖
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
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歳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
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星吉至謁王王闔
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星吉引繩牀坐王中門西言曰吾

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閣者懼入告王王命啓中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親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驕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為悉罷其所為有胡僧曰小住持 者服三品服恃寵橫甚數以事陵轢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强斂手貧弱稱快星吉河西人也

是月以前奉使宣撫賈惟貞稱職特

授永平路總管會歲饑惟貞請降鈔四萬餘錠賑之
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賈魯為之　三月丁酉詔
以東帛旌守令之廉勤者　遼東索和努反詐稱大金
子孫命將討擒之　壬寅土番盜起有司請不拘資級
委官討之　福建盜起地遠難於討捕詔汀漳二州立
分元帥府轄之　癸卯帝親試進士二十有八人賜阿
嚕輝特穆爾王宗哲等及第出身有差　己酉湖廣行
省遣使獻石壁洞蠻捷　辛酉遼陽烏延托嚕歡妄稱

大金子孫受玉帝符文作亂官軍討斬之　壬戌六條
政類書成　是月猺賊吳天保復寇沅州　夏四月辛
未河間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減鹽
額詔從之　乙亥帝幸國子學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
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奔喪省親等法　詔守令選立
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詔京官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
人守令到任三月亦舉一人自代　平江松江水災給
海運糧十萬石賑之　丁丑遼陽董哈喇作亂鎮撫欽

察討擒之　已卯海寧州沭陽縣等處盜起遣翰林學士圖卜堅巴哈討之　是月帝如上都　命托克托為太傅提調宮傅綜理東宮之事　湖廣平章巴延引兵捕土寇莫萬五蠻雷等已而廣西峒賊乘隙入寇巴延退走
五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　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灕江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　乙卯錢塘江潮比之八月中高數丈沿江民皆遷居以避之　已未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集生三歲即知讀書

稍長從吴澄遊授受具有原委性孝友事二親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恩義備至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已當權門赫奕未甞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濱死亦不以為德也　是月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二三十里死者千數　六月丙戌立司天臺於上都　已

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漂没六十餘里死者一千五百人　是月山東大水民饑賑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壬子量移竄徙官於近地安置死者聽歸葬　乙卯遣使祭曲阜孔子廟八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丁亥廣西蠻掠道州　十一月辛亥猺賊吴天保率衆六萬掠全州　是歳設分元帥府於沂州以瑪烈迪為元帥備山東寇　禮部郎中成遵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

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　台州黄巖民方國珍入海為亂刼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户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議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多爾濟巴勒之罪樞密參議歸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

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可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示四方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竟不肯赴勢益猖獗帝遣禮部尚書台哈巴哈察實以聞台哈巴哈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　監察御史張楨言明里棟阿伊哩雅裕嚕巴哈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讎巴延賊殺宗室嘉王郯王一十六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於朝宜亟行誅竄右丞相伯爾徹巴哈阿附權奸亦宜遠貶今

災異迭見盜賊蠭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奏上徽政院使高龍卜力為伯爾徹巴哈解帝乃出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為江浙左丞相中丞下皆辭職詔復加伯徹爾巴哈太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伯徹爾巴哈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　監察御史李泌上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為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

仍降為妃庶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不聽

九年春正月癸卯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乙巳廣西猺賊復陷道州萬户鄭均擊走之　三月丁酉塡河淺溢以軍士民夫各一萬濬之　是月黄河北潰　陳州麒麟生不乳而死　是歲膠州大饑人相食　猺賊吳天保復寇沅州　夏四月帝如上都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與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五月

丙辰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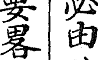
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詔修金隄民夫日給鈔三貫　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　六月丙子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祕為文凡祕書監所掌書畫皆識之　秋七月庚寅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劾奏殿中侍御史哈瑪及其弟藹藹罪惡御史大夫韓嘉納以聞哈瑪者寧宗乳母之子也與其弟藹藹早備宿衛帝深眷寵之而哈瑪有口才尤為帝所褻幸累官殿中侍御史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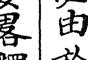
藕亦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即内殿與哈瑪以雙陸為戲一日哈瑪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瑪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由是哈瑪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尋以謀害托克托出貶南安召入為禮部尚書僉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托克托為丞相其弟額森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哈瑪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托克托去相位而伯徹爾巴哈為丞相與托克托有舊怨頗欲中傷之哈瑪每於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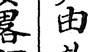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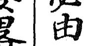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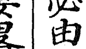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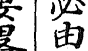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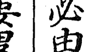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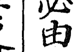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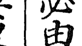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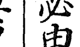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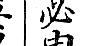
前力營護之以故得免初伯徹爾巴哈與太平韓嘉訥圖曼德爾等十人結為兄弟情好甚密及伯徹爾巴哈既罷太平為左丞相韓嘉訥為御史大夫乃諷點哈瑪諷御史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馳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為名出入托呼斯皇后宮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托呼斯皇后錢糧托呼斯皇后帝庶母也哈瑪知御史有所言先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韓嘉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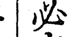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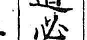
摭拾及韓嘉訥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瑪蘇蘇官職居之草地而斡勒海壽出為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為翰林學士承旨韓嘉訥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壬辰詔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習學漢人文字以翰林學士李好文兼諭德歸暘為贊善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帝王莫不以教世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為學關係至重要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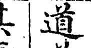


















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閫奥則不足以啓廸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成章句之學寖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别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説有關治體而

協經旨者加以已見做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帝師聞之言於奇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迺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后曰吾雖居深宫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此他求即為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得使太子不讀書帝師赧服而退帝師事據輟耕録修入　甲午以額森特穆爾為御史大夫　乙未以湖廣行省左丞相伊埒珍巴勒知

樞密院事　是月大霖雨水沒髙唐州城江漢溢漂沒民居禾稼歸德府霖雨浹十旬　閏月辛酉以太傅托克托復為中書右丞相初托克托自甘州還上都將復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翰林直學士兼贊善歸暘私第致托克托之命屬草詔暘辭曰丞相將為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暘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上命為之奈何暘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　庚午以伊克扎勒綽斯嘉為

中書右丞　辛巳詔赦湖南猺賊詿誤者　初瑪扎爾
岱卒太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固請
托克托得還且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汝
中伯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知政事孔思立
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既
罷又誣劾之而并論其子額森呼圖不宜僭娶宗室女
托克托之母聞之謂托克托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
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薩瑪圖

揚言於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即卧病不起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娱托克托以伯徹爾巴哈嘗欲害已而哈瑪力於帝前營護以故得免深德之遂援引哈瑪復為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甲子詔凡建言中外利害者委官選其可行之事以聞　冬十月丁酉皇太子阿裕實哩達喇入端本堂肄業命托克托領其事端本

堂虚中座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從歸暘議也詔以李好文所進經訓要義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為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

為書名曰大寶録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
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録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
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
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　十一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　天裂天漢之旁　托呼斯皇后以斡勒海壽
之言侵已泣訴於帝帝怒乃奪斡勒海壽官屏歸田里
禁錮之并誣韓嘉訥贓罪杖流努爾格以死而圖曼德
爾自中書右丞出為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

之　十二月丁未猺賊吴天保陷辰州　是歲詔汰冗官均俸禄賜致仕官及髙年帛　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從其八事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户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户困於壩夫海糧壞於壩户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户府當隷漕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户付本司節制　冀寧平遥等縣曹七七反命刑部郎中巴實兵馬指揮實卜肯討平之　沅靖柳桂等路猺獠竊

發朝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湖廣行省平章達實特穆爾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静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户府益以戍兵從之達實特穆爾特穆爾巴實之弟也

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中書右丞綽斯嘉為平章政事

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乃隕　是月前太保中書右丞相伯爾

徹巴哈卒於渤海縣後以其子達實特穆爾顯於朝贈太師追封冀王謚忠宣　二月丙戌詔加封天妃父種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人　三月己卯熒惑犯太微垣　是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鳥草木山川人物之形　是春彰德大寒近清明節雨雪三尺民多凍餒而死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右丞相托克托居母憂帝遣近臣諭之俾出理庶務於是托克托用烏固遜良楨龔伯璲汝中柏伯特穆爾等為僚屬皆

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皆與之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　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三日復還　甲子寧州大雨山崩　丙寅上高縣蒙山崩　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辛酉祭三皇如祭孔子禮先是歲祀以醫官行事江西廉訪使文殊訥建言禮有未備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樂太常定儀式翰林撰樂章至是用之　庚午命樞密院以軍士五百修築白河堤　壬午右丞相托克托以吏部選格條目繁多莫

適據依銓選者得以高下之請編類為成書從之冬十月乙酉安溪縣後山鳴乙未托克托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偰哲篤俱欲迎合丞相意請以楮幣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衆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中書左丞兼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譬如韃靼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

為漢人之子而已豈有以故紙為母而以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貫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利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有為偽者矣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

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㮚哲篤怒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托克托見思誠之言直狐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廊廟上大聲厲色耳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錢並用

以實鈔法行之未久物價騰踴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是月南陽大名東平濟南徐州各立兵馬指揮司以捕上馬賊時南陽路總管莊文昭言本郡鴉路有上馬賊百十為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金銀為撒花或刼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縣無武備無如之何於是始命立兵馬分司五處然終不能禁南陽總管以下據庚申外史修入

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辛酉罷遼陽濱海民煎熬野鹽

是月三星隕於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

有聲　十二月壬午朔修大都城　右丞相托克托慨然

有志於事功時河決五年不能塞方數千里民被其患

托克托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辛卯以大司農圖嚕等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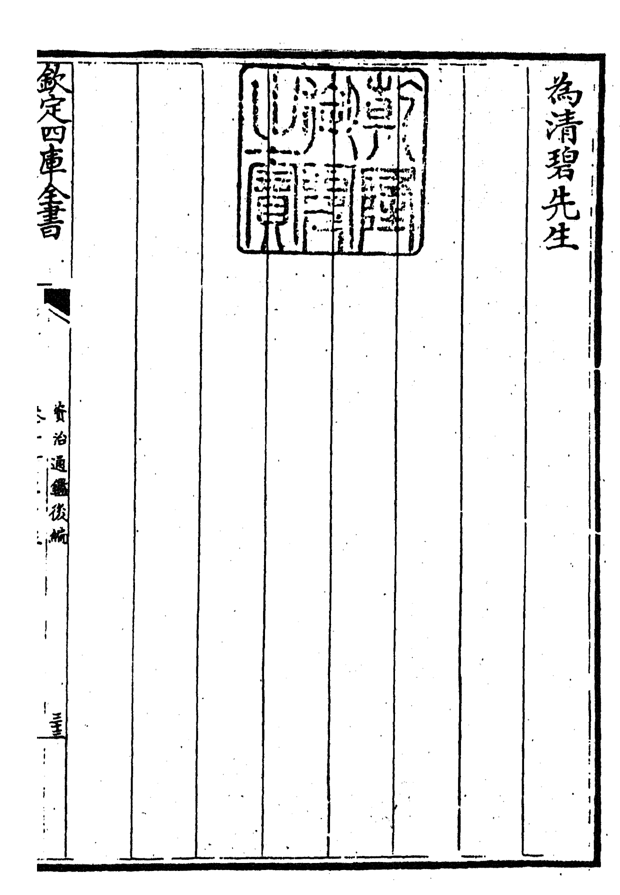
領都水監集羣臣議黄河便益事言人人殊唯都漕運

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

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

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進托克托取其後策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托克托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旨托克托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為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何也然廷議終莫能決帝乃命工部尚書成遵偕大司農圖嚕行視河議其

疏塞之方以聞　命前同知樞密院事布延巴哈等討廣西猺賊　己酉方國珍攻溫州　是冬溫暖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處雨黑黍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大雪而雷電　是歲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災禍鞫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　興國路自春及夏城中火災不絕日數十處　清江處士杜本卒本博學善屬文為人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學者皆濟之世稱



為清碧先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三